



长江文艺出版社



长江出版传媒

余光中 著

名家  
名作  
名本  
名精

# 余光中 | 作品

【 精 华 本 】

名家  
名作

精 华 本

# 余光中作品

余光中 著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余光中作品 / 余光中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9  
(名家名作精华本)  
ISBN 978-7-5354-7406-3

I. ①余… II. ①余… III. ①诗集 - 中国 - 当代 ②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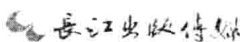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47762 号

责任编辑: 夏 帆

责任校对: 陈 琪

封面设计: 徐慧芳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640 毫米 × 970 毫米 1/16

印张: 18.25 插页: 4 页

版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 203 千字

定价: 33.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 余 光 中 作 品 |

## 目 录

|               |
|---------------|
| 黑灵魂 · 1       |
| 南太基 · 9       |
| 石城之行 · 18     |
| 望乡的牧神 · 25    |
| 论夭亡 · 38      |
| 丹佛城 · 40      |
| 山 盟 · 49      |
| 高速的联想 · 58    |
| 食花的怪客 · 64    |
| 秦琼卖马 · 72     |
| 朋友四型 · 77     |
| 我的四个假想敌 · 79  |
| 伐桂的前夕 · 85    |
| 记忆像铁轨一样长 · 92 |
| 另有离愁 · 100    |
| 如何谋杀名作家 · 103 |
| 风吹西班牙 · 109   |
| 德国之声 · 120    |

依瓜苏拜瀑记 · 130  
雨城古寺 · 141  
桥跨黄金城 · 152  
送思果 · 171  
不朽,是一堆顽石? · 174  
猛虎和蔷薇 · 186  
凭一张地图 · 189  
龙坑有雨 · 192  
书斋 · 书灾 · 197  
给莎士比亚的一封信 · 204  
没有人是一个岛 · 208  
鸦片战争与疝气 · 214  
阿拉伯的劳伦斯 · 219  
开卷如开芝麻门 · 224  
关山无月 · 231  
横行的洋文 · 239  
四窟小记 · 244  
凡 · 高的向日葵 · 248  
自豪与自幸 · 253  
嗓音二题 · 260  
塔 · 263  
重访西敏寺 · 270  
借钱的境界 · 273  
茱萸之谜 · 277  
夜读叔本华 · 280  
娓娓与喋喋 · 283

## 黑灵魂

一片畸形的黑影压在我的心上，虽然这是正午。我和艾弟坐在人家石阶边沿的黑漆铁栏杆上，不快乐地默视着小巷的风景。这里应该算是巴铁摩尔的贫民区。黑人的孩子们在烟熏的古红砖屋的后门口，跳绳、踩滑车，而且大声吵架。地下室的木板门，防空洞似的，斜向街面开着。突目、厚唇、毫无腰身的黑妇们，沿着斜落的石级，累赘地出入其间，且不时鸦鸣一般嘎声呵止她们的顽童。一个佝偻的黑叟，蹒跚跚跚，自巷尾徐徐踱来，被破呢帽檐遮了一大半的阔鼻下，一张瘪嘴喃喃地诉说着什么。那种尼格罗式的英文，子音迟钝，母音含糊，磨锐你全部的听觉神经，也割不清。

“嗨，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来开门？”

“你说什么？”

“我问你，看屋子的人什么时候才来开门？”

“看屋子的人……”破呢帽檐下的乱髭抖动着，“开谁的门呀？”

“开爱伦坡<sup>①</sup>这间破屋子的门呀！”

“爱伦坡？谁是爱伦坡？从来没有……”

一个彪形的中年汉子停下步来，恶狠狠地瞪着我们。我向他解释，我们是特地赶来参观爱伦坡故宅的，开放的时间已到，门上铁锁依然拒人。

---

①大陆译为爱伦·坡。

“我也不清楚，”黑彪皱起浓眉，他指指对街另一个黑人，“你们问他好了。”

“哦，你们要看坡屋吗？”一个满脸黑油满身污渍的工人，从一辆福特旧车下面钻了出来说，“这家伙说不定的。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要是三点还不来，大概就不来了。”

我和艾弟再度走向坡屋。三级木梯上面，白漆的木门上悬着一面长方形的牌子，上书“艾米替街二〇三号，爱伦坡之屋。参观时间：每星期三，星期六，下午一至四时。”门首右侧上端，钉了一块铜牌，浮刻着“爱伦坡昔日居此”的字样。和这条艾米替街两旁的黑人住宅一样，二〇三号也是一幢两层的红砖楼房。十九世纪中叶典型的低级住宅，门面狭窄，玻璃窗外另装两扇百叶木扉，地下室的小门开向街上，斜落的屋顶上，另开一面阁楼的小窗。我和艾弟绕到屋后，隔着铁栅窥看了半天，除了湫隘局促的小天井外，什么也看不见。

来巴铁摩尔，这已是第四次了。第二次和王文兴来，冒着豪雨。第三次，做客高捷女子学院昆教授 (Prof Olive W. Quinn of Goucher College) 之家。那是星期天的上午，一半的巴铁摩尔人在教堂里，另一半，在席梦思上。正是樱花当令的季节，樱花盛放如十里锦绣。泣樱 (weeping cherry) 在霏微的春雨中垂着粉红的羞赧，木兰夹在其间。白瓣上走着红纹。人家的芳草地上，郁金香孤注一掷地红着，猩红的花萼如一滴滴凝固的血。我们开车慢慢地滑行，沿宽宽的查理大街南下，转入萨拉托加，折进这条艾米替街。因为下雨，我们仅在车中隔着雨水纵横的玻璃一瞥这座古楼。之后我们又停车在港口，蒸腾氤氲的雨气中，看十八世纪末遗下的白漆楼船“星座号”。那是一个应该收进诗集的雨晨，虽然迄今无诗为证。

第四次即这一次重来巴城，是应高捷女子学院之邀，来讲中国古典诗的。演讲在晚上八时，我有一整个下午可以在巴城的红

尘里访爱伦坡的黑灵，遂邀昆教授的公子艾弟 (Eddie) 偕行。两个坡迷，从下午一点等到三点一刻，坡宅的守屋人仍未出现。我要亲自进入坡宅，因为自一八三二至一八三五，坡在此中住了三年多。事实上，这是坡的姨妈孀妇克莱姆夫人 (Mrs. Maria Clemm) 的寓所，坡只是寄居在此。也就是在这条街上，坡和他的小表妹，患肺病的维琴妮亚 (Virginia) 开始恋爱。一八三五年夏末，坡南下里支蒙去做编辑，维琴妮亚和她妈妈克莱姆夫人跟了去。第二年五月十六日，他们就在里支蒙结婚。这是坡早期作品和恋爱的地方，这四面红砖之中。我想进去，看壁炉上端坡的油画像，看四栏垂帷的高架古床。和他驰骋 Gothic 幻想的阁楼。可能的话，我甚至准备用十元美金贿赂阍者，让我今夜演讲后回来，在坡的床上勇敢地一宿。不入鬼宅，焉得鬼诗？我很想尝试一下和这个黑灵魂、这个恐怖王子、这个忧郁天使共榻的滋味。即使在那施巫的时辰，从冷汗涔涔的恶魇中惊觉，盲眼的黑猫压在我胸腔，邪恶的大鸦栖在窗棂，整个炼狱的火在它的瞳中。即使次晨，有人发现我被谋杀在坡的床上，僵直的手中犹紧握坡的《红死》，那也不是最坏的结局……

“都快三点半了，”艾弟说，“那家伙还不来。我们走吧。”

“走！找坡的墓去。”

五月的巴铁摩尔，梅荪·狄克生线以南的太阳已经很烈了。正是巴城新闻业罢工的期间。《太阳报》罢工，太阳自己却未罢工。辐射热熔化着马路上的柏油。鸟雀无声。市廛的嚣骚含混而沉闷。黑人歌者的男低音令人心烦。红灯亮时，被阻的车队首尾相衔，引擎卜卜呼应，如一群耸背腹语的猫。沿格林大街北上，走到法耶横街的转角，我们停了下来。地图上说，坡墓应该在此。从不到五英尺的红砖围墙外望进去，是一片不到半英亩的长方形墓地，零乱地竖着白石的墓碑，一座双层的教堂自彼端升起，狭长而密的排窗，挺秀而瘦的钟楼，俯视着死亡的领域。忽然，艾

弟喊我：“余先生，我找到了！”

顺着艾弟的呼声跑去，我转过墓园的西北角。黑漆的铁栅上，挂着一面铜牌，上刻“爱伦坡之墓”，下刻“西敏寺长老会教堂”。推开未上锁的铁门，我和艾弟跨了进去，坡的墓赫然就在墙角。说是“赫然”，是因为我的心灵骤受一震；对于无心找寻的路人，它实在不是一座显赫的建筑。大理石的墓碑，不过高达一人，碑下石基只三英尺见方。碑呈四面，正面朝东，上端的图案，刻桂叶与竖琴，如一般传统的文艺象征。中部浮雕青铜的诗人半身像，大小与真人相当。这是一面力贯顽铜的浮雕，大致根据柯尔纳(Thomas C. Corner)的画像制成。分披在两侧的髻发，露出应该算是宽阔的前额，郁然而密的眉毛紧压在眼眶的悬崖上，崖下的深穴中，痛苦、敏感、患得患失的黑色灵魂，自地狱最深处向外探射，但森寒而逼人的目光，越过下午的斜阳，落入空无。这种幻异的目光，像他作品中的景色一样，有光无热，来自一个死去的卫星，是月光。是冰银杏中滴进的酸醋。尖端下伸的鼻底，短人中上的法国短髭覆盖着上唇。那表情，介于喜剧与悲剧，嘲谑与恫吓，自怜与自大之间。青铜的鼻梁与鼻尖，因百年来坡迷的不断爱抚而粲然，一若镀金。不自觉地，我也伸手去抚摸了一刻。青铜在五月的烈日下，传来一股暖意。我的心打了一个寒颤，鸡皮疙瘩，一波波，溯我的前臂和面颊而上。忽然，巴铁摩尔的市声向四周退潮，太阳发黑，我站在十九世纪，不，黝暗无光的虚无里，面对一双深陷而可疑的眼睛，黑灵魂鬼哭神号，迷路的天使们绝望地盲目飞撞，有疯狂的笑声自渊底螺旋地升起。我的心痛苦而麻痹……

“你看后面——”渊面的对岸，传来我同伴的声音。我撼了自己一下，回到巴铁摩尔。绕到碑的背面，读上面镌刻的生卒日期：“一八〇九年一月二十日——一八四九年十月七日”。才如江海命如丝。这里，一抔荒土下，葬着新大陆最不快乐的灵魂，葬着

侦探故事的鼻祖、浪漫到象征的桥梁、德意志的战栗、法兰西的清晰，葬着地狱的瘟疫、天才的病、生前的痛苦、死后的萧条，葬着最纯粹的恐惧、最残忍的美。百年后，灵散形殁，他已变成春天的草，草下的尸蛆。然而那敏感的、精致的灵魂泯灭在何处？他并未泯灭。只是，曾经是凝聚的，现在分散，曾经作用在一具肉体的，现在作用在无数的肉体。当你昼思夜梦，当你狐疑不安，当你经验最纯粹的恐怖，你便是坡的化身。真正强烈地感受过的经验，永远永远不会泯灭。

坡死于一八四九年。最初，他的遗骸葬在祖父大卫坡 (David Poe) 墓旁，虽然也在西敏寺教堂的坟场，但不见于格林街和法耶街之交角。三十六年后，才移葬到西北角，即今日石碑所在。同时，坡的夫人和岳母，也一并移骸埋此。坡是死在巴铁摩尔的，但是他的死因迄今仍是一个谜。据说，一八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那天，坡自里支蒙乘汽船北上巴铁摩尔，但最终的目的地是费城。当时他声名渐起，生活也稍宽裕。他终于抵达费城没有，我们无法确定，但是百年来的学者们都以为，在这个时期，坡曾拜访费城的几位朋友，而且不断饮酒。果真如此，则十月二日或三日左右，诗人必重回巴铁摩尔，因为我们确知一事实，即是坡以半昏迷的状态出现于东龙巴街 (East Lombald Street, 在今巴城东南部，靠近港口) 一家低级酒肆中所设的投票所外。发现他的的是一个叫华尔克 (Walker) 的印刷工人。后之学者乃有一说，说诗人是给人在酒中下了蒙药，软禁起来，然后被打手们挟持着，在许多投票所之间反复投票。当日政党竞选剧烈，据说这种卑劣的手段甚为流行。可恨一代天才，竟充了增加几张烂票的无聊工具。华尔克立刻召来坡在巴铁摩尔的一位朋友，叫史纳德格拉斯大夫 (Dr. J. E. Snodgrass) 的，将昏厥中的诗人送去华盛顿学院医院急救。十月七日，一个星期天的早晨，坡即在那家医院逝世。临终前的几天，他始终不曾清醒过来，解释自己何以昏迷在酒肆之中。

当晚八时，在高捷女子学院的学生中心，我的演说这样开始：“今天是值得纪念的，不但因为我竟有此殊荣，能来这里为各位介绍中国的古典诗，更因为今天下午，我在巴铁摩尔城南瞻仰了你们的大作家，爱德嘉·爱伦坡的故居、墓地，和普赖德图书馆中的坡室。坡的诗观和中国古典诗观遥遥呼应。他主张诗贵精炼，不以篇幅取胜，所以长诗非诗。此说当为中国绝句的诗人们欣然接受。如果坡，带了他那卷薄薄的诗集，跨一匹瘦瘦的小毛驴，出现于八世纪的长安市上，由于不懂天可汗帝都的交通规则，他将撞到，请放心，不是为政党暴力竞选的恶棍，而是市长韩愈博士的轿舆。韩愈会请他同舆回府，把他介绍给长安的青年诗人们。必然必然，他会遇见李贺，一谈之下，狐仙山魅，固同好也。于是长安市民，五陵少年，将会见两人共乘蹇驴。坡的诗句，也会投入小奚奴的古锦囊中。迟早，他会因酗酒被李贺的妈妈赶出大门。最后，长安的市民将看见他和贾岛，在破庙的廊下，比赛捉虱子。我真高兴，今天下午找到了坡的墓碑。我摸了他的鼻子。将来回到中国，我可以为中国的诗人们形容今日之游，而且也摸摸他们的鼻子，让他们传染一点才气……我真宁愿此刻自己不是在这讲台上，而是在坡的墓地，在月光下。今晚有很美的月光，不是吗？看到坡，你就会联想李贺的名句：“秋坟鬼唱鲍家诗”。And amidst yon autumn graves ghosts are chanting Pao's poetry. 坡与鲍，Poe 与 Pao，只是一字母之差吧……

那夜从巴城演讲后，开车回来，月色奇幻得如此有意，又如此难以置信。已然是五月中旬了，太阳一落，气温仍会降低二十度。一上了围城的六道宽路，所谓 beltway 者，所有的车辆都变成噬英里的野豹，疾驰起来。时速针颤颤地指向七十。迅趋冰凉的夜气。湍湍灌进车来。旋上左侧的玻璃窗，打了一个喷嚏。绿底白字的路牌，纷纷扑向车尾。风景在两侧潺潺泻过。巴城渐渐抛在后面。唯有浑圆的月一路追了上来。在左后侧的窗外滚着清

芒，牵动已经下垂的夜的面纱，和纱上疏疏朗朗的星子。此刻，八荒之外，六合之中，唯有这一个圆形主宰着一切。其他的形象皆暧昧难分，而且一瞬即逝，如生命的万态。夜凉在窗外唱太阳的挽歌。昼，夜，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太阳与太阴是两个朝代。太阴推翻了太阳下面的一切，她的领域伸向过去，伸过历史，伸过青铜，伸过石器，伸向燧人氏火光不及的盲目和混沌。

我的小道奇向前平稳而急骤地航行，挺直的超级公路向前延伸，如一道牛奶的运河。月光的透明雨下着无声、无形的塑胶，而运河始终满而不溢，疾转的轮胎始终溅不起月光的浪花。青莹莹，白悠悠，太阴氏的谜面下，一切死去的，逝去的，失去的，都在那边的转弯处，在你的背后你的肘边复活。只要你回头，历史和神话和传说和一切荒诞不经就在你背后显形。

不知道坡坟上的夜色何其？月光下，那雕像的眼睛必已睁开了，而且窥见我们窥不见的一切，听命于太阴氏的暗号的一切，望远镜、显微镜、潜水镜窥不见的一切。当我也到那边境，当我也死去、逝去、失去，当我告别这五英尺三英寸告别这一百一十五磅，我将看见什么，我将听见什么，当我再也听不见太阳的男高音，春天的芳草，夏天池塘的蛙鸣？忽有一股风来自颈背，来自死月穴的洞底。且吹向灵魂的每一道折缝。车窗四面紧闭如故。然则风从何来，风从何来？风乎风乎，汝从何而来？停车路堤之上，跨出前座，拧亮车顶的小圆灯，向后座搜索了一阵。发觉并无任何可疑的痕迹，这才回到驾驶座上，发动引擎，拉下联动机柄，继续前驶。我虽崇拜坡，并无让他 hitchhike，让他搭便车去盖提斯堡之意。不，我毫无此意，绝无此意。我可向冥王星发誓，我不欢迎坡跟我回古战场，古战场上，那座三层七瓖的古屋。梁实秋一再警告我，不要在美国开车。“诗人怎么可以开车！”我仍记得他当时的表情，似乎已经目睹一场日蚀星陨的车祸。我的心打了一个寒颤。我是迷信的，比拜伦加上坡加上叶慈还要迷

信。如果我确信，这车上只有一个，仅仅是一个诗人，而不是两个，则我可以安然抵达盖提斯堡。但是万一真有两个。万一。万一。子魂魄兮为鬼雄。今夕何夕。后有黑灵。前有国殇。古战场已有鬼满之患。而夜色苍老。而月光诡诈。今夕，今夕是何夕？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五日夜于盖提斯堡

## 南太基

从什么时候起甲板上就有风的，谁也说不清楚。先是拂面如扇，继而浸肘如水，终于鼓腋翩翩欲飞。当然谁也不愿意就这样飞走。满船海客，纷纷披上夹克或毛衫。黄昏也说它冷了。于是有更多的鸥飞过来加班，穿梭不停，像真的要把暝色织成更浓更密的什么。不再浮光跃金，落日的海葬仪式已近尾声，西南方兀自牵着几束马尾，愈曳愈长愈淡薄。收回渺渺之目，这才发现原是庞然而踞的大陆，已经夷然而偃，愈漂愈远，再也追不上来了。红帽子，黄烟囱，这艘三层乳白渡轮，正踏着万顷波纹，施施驶出浮标夹道的水巷，向汪洋。

仍有十几只鸥，追随船尾翻滚的白浪，有时急骤地俯冲，争啄水中的食物。怪可怜的芭蕾舞女，黄喙白羽，洁净而且窈窕，正张开遒劲有力的翅膀，循最轻灵最柔美的曲线，在风的背上有节奏地溜冰。风的背很阔，很冰。风的舌有咸水的腥气。乌衣巫的瓶中，夜，愈酿愈浓。北纬四十一度的洋面，仍有一层翳翳的毛玻璃的什么，在抵抗黑暗的冻结。进了公海，什么也摸不到握不着了。我们把自己交给船，船把自己交给虚无，谁也负不了责任的完整无憾的虚无。蓝黝黝的浑沦中，天的茫茫面对海的茫茫面对的仍是天的茫茫，分辨不清，究竟是天欲掬海，或是海欲溺天。

前甲板风大，乘客陆续移到后甲板来。好几对人影绸缪在那边的角落里。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幼婴，倚在我左侧的船舷。昏朦中，她的鼻梁仍俏拔地挺出，衬在一张灰白欲溶的脸上。妈

妈和婴孩都有略透棕色的金发，母女相对而笑的瞳仁中，映出一些淡淡的波影。一个白发老叟陷在漏空的凉椅内，向自己的烟斗，吞吐恍惚。海客们在各自的绝缘中咀嚼自己的渺小，面对永不可解的天之谜，海之谜，夜之谜。空空荡荡，最单纯的空间和时间最难懂，也最耐读。就像此刻，从此地到好望角到挪威的长长峡湾，多少亿公秉的碧洪咸着同样的咸，从高纬度的防波堤咸到低纬度的船坞，天文数字的鲨、鲸、鲱、鳕和海豚究竟在想些什么？希腊的人鱼老了。西班牙的楼船沉了。海盗在公海上已绝迹，金币未锈，贪婪的眼珠都磨成了珍珠。同样的咸咸了多少世纪，水族们究竟在想些什么？就像此刻，我究竟在想什么？读天，读夜，读海。三本厚厚的空空的书，你读了又读，仍然什么也没有读懂但仍然爱读，即使你念过每一丛珊瑚每一座星。三小时的航程，短暂的也是永恒的过程，从一个海岸到另一个海岸。海岸与海岸间，你伸向过去和未来。把躯体遗在现在，说，陆地不存在，时间静止，空间泯灭，让我从容整理自己的灵魂。因为这只是过渡，逝者已逝，来者犹未来，你是无牵无挂的自己。一切都纯粹而且透明。空间湮灭。时间休止。而且，我实在也很倦了。长沙发陷成软软的盆地，多安全的盆地啊。我想，我实在应该横下去了。

不知道自己究竟睡了好久。只知道醒来时，渡轮的汽笛犹曳着尾音，满港的回声应和着。“南太基到了。”一个中年的美国太太对我笑笑。仓猝间，我提起行囊加入下船的乘客，沿着海藻和蛤蜊攀附的浮桥，踏上了南太基岛。冽冽的海风中，几盏零零落落的街灯，在榆树的浓荫和幢幢古屋之间。微弱地抵抗着四围的黑暗。敞向码头的大街，人影渐稀。我沿着红砖砌成的人行道走过去，走进十七世纪。摸索了十几分钟，我不得不对自己承认是迷路了。对街的消火栓旁，正立着一个警察。我让过一辆五七或五八的老福特，向他走去。

用疑惑的神情打量了我好一会，他才说：“要找旅馆吗？前面的小巷子向左转，走到底，再向右转，有一家上等的客栈。”遵循他的指示，我进了那个小巷子，但数分钟后，又迷了路，冷落的街灯和树影里，迷魂阵的卵石路和红砖路，尽皆曲折而且狭窄而且一脚高后是一脚低。这条巷子貌似那条巷子冒充另一条含糊的巷子。一度我闯进了一条窄街，正四顾茫然间，鬼火似的街灯拨出一方朦胧，凑上去细细辨认，赫然 Coffin 六个字母！惶然急急退出来，惊疑未定，忆起似乎在《白鲸记》的开头几章见过那条“棺材街”。幸而再转一个弯，便找到一家“殖民客栈”。也幸好，客舍女主人是一个爱笑的棕发碧眼小妇人，可亲的笑容里，找不出任何诡谲的联想。讲妥房价，我在旅客登记簿上签了自己的名字：Pai Ch'in。于是那双碧睛说：“派先生，让我带你去你的房间吧。”欣然，我跟她上楼并走过长长的回廊，一面暗暗好笑，那只是中文“白鲸”的罗马拼音。

一切安顿下来，已经是午夜了。好长的一天。从旭日冒红就踏上了新英格兰的公路，越过的州界多于跨过的门槛，三百英里的奔突，两小时半的航行之后，每一片肌肉都向疲乏投降了。淋浴过后，双人床加倍地宽大柔软。不久，大西洋便把南太基摇成了一只小摇篮了。

再度恢复知觉，感到好冷，淅沥的行板自下面的古砖道传来。岛上正在落雨。寒湿的雨气漾进窗来，夹着好新好干净的植物体香。拉上毛毯，贪馋地嗅了好一阵，除了精致得有点膻鼻搔心的蔷薇清芬，辨不出其他成分来。外面，还是黑沉沉的。掏出夜光表，发现还不到四点钟。蔷薇的香气特别醒脑，心念一动，神智爽爽，再也睡不着了。就这样将自己搁浅在夜的礁上，昨天已成过去，今天尚未开始。就这样孤悬在大西洋里，被围于异国的鱼龙，听四周汹涌着重吨的蓝色之外无非是蓝色之下流转着压力更大的蓝色，我该是岛上唯一的中国人，虽然和中国阻隔了一整个

大陆加上一整个大洋。绝缘中的绝缘，过渡中的过渡。雨，下得更大了。寒气透进薄薄的毛毡。决定不能再睡下去，索性起来，披上厚夹克，把窗扉合上。街上还没有一点破晓的消息。坐在临窗的桌前，捻亮壁灯，想写一封长长的航空信，但是信纸不够。便从手提袋里，检出《白鲸记》，翻到“南太基”一章，麦尔维尔沉雄的男低音遂震荡着室内的空气。

“南太基！拿出你的地图来看一看。看它究竟占据世界的哪个角落；看它怎样立在那里，远离大陆，比砥柱灯塔更孤独。你看——只有一座土岗子，一肘湾沙；除了岸，什么背景都没有。此地的沙，你拿去充吸墨纸，二十年也用不完。爱说笑的人曾对你说，岛民得自种野草，因为岛上原无野草；说蓟草要从加拿大运来；说为了封住一只漏油桶，岛民得去海外订购木塞；说他们在岛上把木片木屑携来携去，像在罗马携带十字架真迹的残片一样；说岛民都在门前种草，为了夏天好遮阴；说一片草叶便成绿洲，一天走过三片叶子便算是草原；说岛民穿流沙鞋子，像拉布兰人的雪靴；说大西洋将他们关起来，系起来，四面八方围起来，堵起来，隔成一个纯粹的岛屿，怪不得他们坐的椅子用的桌子都会发现粘着小蛤蜊，像黏附在玳瑁的背甲上那样。这些耸听的危言莫非说明南太基不是伊利诺易罢了。

“莫怪这些出生在岸边的南太基人要向海索取生活了！开始他们在沙滩上捉蟹；胆子大些，便涉水出去网鲭；经验既多，便坐船出海捕鳕；最后，竟遣出整队的艨艟巨舟，去探索水的世界，周而复始地环绕着泽国；或远窥白令海峡；不分季节，不分海域，向《旧约》洪水也淹不死的最雄壮的宏伟兽群无尽止地挑战，最怪异的最嵯峨的兽群！

“就像这样，这些赤条条的南太基人，这些海上隐士，从他们海上的蚁丘出发，去蹂躏去征服水的世界，如众多的亚历山大；且相约分割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像海霸三邦瓜分波兰。任